

城市旅游 搜寻坊间巷里的风景

□ 教 蓉

Z 星期话题

人们的兴趣点从来不停步于固态的景观，了解动态的城市、鲜活的生活方式更是游客心底的渴望。

□ 寻找异地生活方式

每天早上打开电视机，都能看到各色各样旅游目的地宣传片，或风景优美，或文化璀璨，但它们真能吸引你千里迢迢吗？高小姐每年度假都会去一趟丽江，已经连续4年了，今年倒是头一次去了趟泸沽湖。她说，最吸引她的就是丽江的悠闲生活，每天背着背篓买菜做饭，晚上听相熟的酒吧歌手唱歌打鼓。今年回来后，她居然和朋友合资在丽江租了一套院子，打算也做客栈买卖。

其实，好的城市能够让游客与市民享受高品质的幸福生活，而不仅仅是用来观赏。那么，从本地着手，寻找在里巷街坊间的风景，当代市民的寻常生活就是城市最好的旅游宣传。

一座城市的繁华，从来都不是静止的，甚至也不是直线前行的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，逝去的只能是我们过去的背影，可以追忆，可以传承，但却不可原封不动地复制。城市就像一株古树，不仅有沧桑的树皮，更有新鲜的嫩枝，厚重的年轮承载着千年来的连续记忆。在国内，这样的范本不胜枚举。游客到江南看小桥流水，不就是想了解山水之中的人文灵气？到西安，在汉唐遗迹之外，人们或许更渴望了解西安为什么被称为“最男性化的城市”……

传统的生活资源、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才是城市旅游发展的方向。在“景”的基础上，更应做好“城”的文章。如果一座城市，满足了本地居民的休闲需求，并间接营造了易于外地人旅游的环境，这样的城市旅游才是坚实的、可持续的。

□ 打破“短期消费”魔咒

外出旅游，是因为人们心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往着远方，离开自己熟悉的周围，到异地他乡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增长见识也罢，放松心情也罢，大众旅游时代，渴望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人们将陌生、新



鲜设定为旅游的向导。

然而，人们的兴趣点从来不停步于固态的景观，了解动态的城市、鲜活的生活方式更是游客心底的渴望。

眼光放在远方的不仅是游客，还有各地的旅游管理、规划部门。在旅游资源开发、市场宣传和目的推广上，他们总是看中异乡的客源和营造陌生的生活环境，希望让游客花更多的钱。所以，空间意义上的欧美发达国家，还有时间意义的古代中国成了抄袭的对象。我们会看到，从欧洲复制来一座小镇，从美国搬来一个街区，好不容易开发了一座度假岛屿，将其称为“东方威尼斯”、“中国的因特拉肯小镇”，等等。

在开发本地旅游资源时，各地对我国古代文明的挖掘更是不遗余力。一些地方以旅游开发的名义，总想花很多精力和金钱去复建一座古城，恨不得把古代典籍都翻箱倒柜找出来，最好原封不动地复建，但是，又有哪一种逝去的繁华能够追回？

如果复制、粘贴是有效的，那为什么很多地方的旅游资源开放后，游客们去过一次就不会再探访第二次？新的景区暂且不提，桂林、坐拥“甲天下”的漓江，拥有小资们向往的阳朔一条街，可是其旅游经济总量在全国同类型的城市中依然偏低，2012年全市旅游总收入为255亿元，占GDP比重为17%。问题出在哪里？

再举一个例子，高铁开通了，城市之间的流动更便捷了，但对有些地方来说未必

全是福音。西安到洛阳的高铁时间是一个半小时，若只去洛阳游览，一天就可以打个来回，这样的高铁旅游攻略对洛阳来说，门票可能是最大的收入，想把客人多留几天该怎么办？

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，近年来，大中型城市的旅游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不升反降，究其原因，不是旅游业发展慢了，而是其他产业发展得更快。如果城市经济的内生消费不足，单纯依靠游客到访的短期消费，没有其他产业做配套，无法支撑起一个中等以上城市的长期发展。

□ 旅游城市VS城市旅游

截至去年，国内绝大部分省市已将旅游业确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。不过，如果单纯依靠现有旅游资源或新建旅游设施，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支柱产业。这里引出一个命题，我们要发展的是旅游城市还是城市旅游？

城市旅游与旅游城市的最大区别，是狭义的旅游吸引物和广义的城市接待体系的差别。对小微型城市来说，旅游城市更易于操作。而对于大中型城市，培育旅游吸引物更为重要。不仅是有形的景区景点，还包括无形的感知形象，如巴黎的时尚、伦敦的优雅、纽约的现代性。

以世界第一大旅游城市巴黎为例，巴黎旅游和会议促进局中国委员会局长Paul ROLL说，2012年，巴黎接待了2900万游客，其中中国游客超过百万，居排行榜第三，预计两年之后将跃居第二位。而更大的变化是，中国游客在巴黎待的时间曾经为不到两天，现在是两天多。

这种良性的变化，不是来自于巴黎那些举世闻名的旅游景点，而是在于更多人希望到巴黎寻找鲜活的生活方式。Paul ROLL说，在巴黎，很多公共场所都是巴黎人和外来游客分享休闲生活的圣地。找一间咖啡馆买杯咖啡坐下来，看来来往往的巴黎人，观察每个人不同的行为方式，也会小有惊喜。

要想吸引更多的游客，城市旅游不应将关注点仅仅局限于景点，还须建立更加完善的商业接待体系和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。对商务旅游者来说，城市的工业生产，以及金融、物流、法律、咨询等服务业也是他们所关注的，这些更需要依托城市内生的经济发展体系。

这就是说，城市旅游需要依托于本地市民的日常生活。没有本地人的生产和生活消费，哪怕是季节性不那么明显的城市，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游客到访解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。戴斌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、与环境和时代相适应的产业体系，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管理体系，才是城市旅游真正的生命力所在。

博物馆之旅

石湾瓦，甲天下。

陶瓷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粹，广东佛山石湾素有“南国陶都”之称，陶文化源远流长，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。石湾陶瓷作为一种产品，涵盖了琐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；作为一门传统艺术，更是名扬海内外的一朵奇葩。2004年，石湾办起了广东第一家陶瓷博物馆，“十年如一日”，艰辛地寻觅着散落在民间那些平凡而伟大、朴实又瑰丽的陶魂。

走进陶瓷博物馆，迎面一对依山而上、气势非凡的古龙窑——南风古灶和高灶便映入眼帘。据介绍，石湾主要用龙窑来烧制陶瓷。在陶业全盛时期，石湾共有107座龙窑，现仅存3座。南风古灶是最古老的一座，建于明代正德年间，500年来薪火相传，至今仍在生产，以“连续使用至今的最古老柴窑”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，被誉为“活的文物，移不动的国宝”。

正值南风古灶新一批作品装窑，笔者有幸进入30多米长的窑室内，目睹了这一过程。古灶以木柴为燃料，烧制一窑产品需3天，俗称“三日火”。窑身的上、中、下段有高、中、低3种火力。有经验的装窑师傅，能根据需要把同一批作品烧成件件不同，甚至在同一件作品中，上部是生的，下部是过火的，左边是还原焰，右边是氧化焰，让人惊讶叫绝。

离南风古灶这座“活展馆”不远，便是展示陶瓷历史文化的静态展馆。

石湾陶瓷博物馆

南国陶都觅陶魂

□ 郑 杨

“知道‘烂泥扶不上墙’这句俗语是怎么来的吗？”讲解员指着展馆入口处的一堵泥墙笑道，过去人们将泥摔到墙上，能粘住的就是好泥，可以制陶，掉下来的则是“烂泥”。沿着展馆往前走，陶如何形成，窑如何演变，历代陶瓷如何沿革，都历历在目。

在所有展馆中，“石湾陶业二十四行”馆最为浓墨重彩。它展示了从明代到新中国成立前，石湾制作日用陶瓷的24个主要行业的产品。随着陶瓷生产经营进入规范化，明清年间出现了陶业行会，至清末民初多达30多行，不仅有缸行、茶煲行、茶壶行等大类，还有一些很窄的门类，如生产盛满水用容器的扁博行，生产收藏尸骨用的坛子的生金行等。每个行会各有行规，而且互相之间不准“戕行”，否则会遭到严厉的惩罚。

相比这些朴实无华的日用陶瓷，闻名四海的“石湾公仔”则极具观赏性。在“石湾陶艺”馆，汇集了不少古今陶艺大师的珍品。从汉墓出土的水田附船、陶屋、禽畜、舞乐俑等陶塑已可见石湾艺术陶瓷的雏形。明清以来品种繁多的艺术陶瓷都能在馆中欣赏到，人物、动物妙趣传神，微雕雅趣自然，器物则千姿百态。其中最值得观赏的，是多组在“南风古灶”烧制的大型陶塑，长42.6米、高2.6米的巨型陶制壁画《东平河图录》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壁画由著名陶艺家张温映历时3年完成，塑造了800多个栩栩如生的 人物造型，反映了明末清初石湾陶工们壮阔的劳动、生活场景，被誉为陶瓷界的清明上河图。如第五景“万筒朝宗”，是在石湾日产陶器10多万件、销往世界各地的鼎盛时期，从石湾高庙眺望东平河，一艘艘载满陶器的帆船穿梭，片片风帆直对高庙，可见石湾陶瓷业盛极一时的景象。

历代陶瓷浩如烟海，石湾展出的或许只是沧海一粟。但正是这些文化遗产，成为了当地人做大做强石湾陶瓷的动力之源。今天，石湾陶艺界新人辈出，先后涌现出11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6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。石湾人希望，“石湾瓦”在未来能以崭新的形式再度“甲天下”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 范

编辑 何东宪 李 丹

梁 婧 教 蓉

邮箱 jrbzmzk@163.com

七日

追求“适者生存”可以获得优裕的生活，而代价也是高昂的；那些逆流之中的“不适”者，却可以“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”。

这一周有一个重要的节日：教师节。时至今日，教师节最让人挠头的问题就是：该给老师送多少礼（送与不送居然不是问题了）。

逢年过节，对中小学教师正常的心意表达当然还是广泛存在的。但不知从何时开始，部分家长改变了表达的模式：从写贺卡变成了送钱、送礼、送卡，从孩子动手变成了家长操办、孩子送达。以节庆之名用钱物疏通与教师的关系，家长的出发点无非是两类：不是在正常的教学之外期待超常的照顾，就是在不

适者生存 不适者栖居

□ 张 忱

正常的教育之中期待寻常的对待。前者就如房产商贿赂卖地官员，后者仿佛囚犯家属买通狱卒。但无论是哪种情况，孩子都会认为自己无法通过努力赢来平等和尊重，最纯洁的师生关系也需要“孔方兄”开路。于是，家长“一切为了孩子好”的初衷演绎出的是“金钱压倒一切”的潜台词，孩子的尊严和人格也相形见绌。这种矮化，必然会对孩子的潜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反对者说，这影响也没什么不好，既然环境无法改变，惟有“适者”才能“生存”。但他们可能忘了，人有两个角色，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。前者与利益相关，后者与“自我”相连。学者刘再复在《读书》杂志9月刊上撰文说：“适者”只是适应外部环境的选择，没有自己的选择。适者可以成为社会的顺民，但难以成为自己……不要让忙忙碌碌的功利活动埋没了“人”，从而偏离了人本身的轨道。人本身的轨道是由“诚实”、“正直”、“善良”、“同情心”等

基本材料铺设而成的，是区别于禽兽而使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格构建的。

人之成为人，不仅要有这些良好品德，还需要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自由。近日，杭州图书馆允许乞丐入内的做法引发热议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，该馆一位工作人员说得好，“这也算新闻吗？我们一直觉得，这是公共图书馆本来就应该承担的责任”。这句话点出了问题关键所在：在某些人的观念里，弱势群体就没有求知的自由。而人一旦被剥夺了这种自由，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。意大利作家、奥斯威辛幸存者普里莫·莱维在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》一书中说，在集中营里，许多人看起来死于饥饿、寒冷、疲劳和疾病，“但若更仔细地审视，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缺乏”。在与信息和知识绝缘之后，苦难很可能会让人的精神力量消磨殆尽，陷入崩溃的境地。

世界发展得越快，人越容易焦躁不安，人的本真与自由越容易湮没于对功利的追求之

中。在近日落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，华人导演蔡明亮凭借电影《郊游》获得评审团大奖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西化的亚洲城市，让我感觉似乎处于无地基的浮动状态，有一种长时间焦躁不安的氛围。我们好像永远生活在工地里，房屋、马路、捷运不停翻修拆建之中，有更多开发，也有更多遗弃。一直以来我的影片从避开这些景象，那些正在搭建的水泥工地，或是钱败的楼房废墟，只不过是一再展示出现代文明开发的疯狂特质和荒谬的丑陋代价。

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，自我的存在与世界的荒谬之间，本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。在不断遗弃美好的环境里，人必须在被动适应与主动坚持之间不断地作出抉择。追求“适者生存”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，而代价也是高昂的；那些逆流之中的“不适”者，也许会孤独寂寞，但却可以像诗人荷尔德林说的那样：人充满劳绩/但还/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。